

日記
手札

1

珍稀
日記手札

文獻資料叢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朱峙三日記

朱峙三著

朱峙三 著

朱峙三日記
(全十八冊)

第一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朱峙三日記(全十八冊)/朱峙三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013-4683-7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朱峙三(1886~1967)—日記 IV. ①K827=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96301號

責任編輯:殷夢霞 鄧詠秋

裝幀設計:敬人書籍設計工作室

書名 朱峙三日記(全十八冊)

著者 朱峙三 著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張 612

版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013-4683-7

定價 12000.00 圓



青年朱峙三（攝於一九一二年三月）



青年朱峙三（攝於一九一二年七月）



抗戰時的朱峙三和夫人劉夢閑



朱峙三登記照（攝於一九五〇年）

影印《朱峙三日記》序

章開沅

《朱峙三日記》即將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這不僅是對辛亥百年大慶最好的獻禮之一，也為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朱峙三（一八八六一—一九六七），字峙山，湖北鄂城（今鄂州）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從事重要的宣傳等工作，民國時從事教育和行政工作，先後在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江漢公學任教，擔任過湖北黃安、蒲圻等地的書記官、縣長之職，抗戰時期出任湖北省政府代理主任秘書等職，新中國成立後，任湖北省政府參事等職。

現在留下的這批完整的日記是朱峙三先生連續不斷的生命記錄，也為近代中國的變遷提供了一份十分難得的私人記述。朱峙三先生勤於治學，擅長書畫，日記終身不輟，現留下自一八九三至一九六二年的近萬頁日記，詳細記錄了自晚清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政情、民意、風俗以及個人的交往與觀察思考，為今天學者的研究提供一份豐富的原始史料。

朱老熱心近代史事的研討，是我結識最早且交往較多的辛亥老人之一，曾多次邀我前往閱覽其歷年日記稿本。朱峙三先生留下的多則日記記述了我當年借閱日記的情況，如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師範學院章開沅

來訪……借予光緒宣統間日記五本以去，云採取有關史料，三天即還」。十一月二十日，「章開沅之父送來予日記五冊，稱開沅近以整風事忙不能親來」。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家父與朱先生均早已作古，但當年情形無不一一在目，不得不讓人感歎：「人世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早在一九五五年，朱老自行整理彙集其日記，已有一百零四冊之多，頗有選編付梓之意。但限於客觀條件，歲月荏苒，直至老人病逝，這部日記一直未能出版。幸好其子胡香生珍惜老人手澤，歷經十年動亂，保存完好無缺。經與有關方面聯繫，已由香生先將癸巳（一八九三）至己未（一九一九）二十六年日記擇要輯錄，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叢刊》連續發表，以供研究此段史事者參考。現今日記又將全部影印問世，朱老地下有知，當亦深感欣慰。

朱老自幼熱愛祖國，關心時事，舉凡近代重大事件，如甲午戰爭、戊戌維新、義和團、辛亥革命、贛寧之役、討袁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等等，在日記中均有所記述。誠如他自己所言：『予日記內容在清代者，如朝廷掌故文獻，君后之敗廢荒淫，官吏昏庸貪墨，以及國家貧弱緣由，革命黨會潛伏，內政外交，邸鈔文告，凡可紀者，即民間軼聞亦悉載之。』

但是恕我直言，讀者不可指望在日記中看到諸如宮廷秘聞、政黨內幕之類奇特記載。因為在清末民初那些重大事件中，朱老並非什麼核心人物，甚至大多也並非親身參與者。他從來不是風雲際會的英雄，而只是作為一個普通的正直的知識分子，忠實地記錄下身邊的所見所聞，包括自己當時的思想活動。也正因為如此，這部日記便區別於一般的史事記載，它的史料價值在於比較具體地敘述了歷次重大事件在民間的反應，保存了普通老百姓當年的私下議論，這些倒是在一般官方文獻和顯赫人物的回憶錄中所難以見到的。

作者曾擔任過《漢口中西報》、《公論新報》的主筆（即社論撰稿人）和編輯，具有新聞記者的社會視野和採訪訓練，因而日記的許多內容頗有助於我們對清末民初社會環境的瞭解。迄至己未年（一九一九）為止，作者長期僻處鄂城縣（清末原稱武昌縣，民初曾一度改為壽昌縣）家鄉，行蹤所至無非是武漢、黃安、大冶數地，至於開封、九江、南昌、北京等省外城市均屬短暫逗留。可以說，他的親身見聞主要限於湖北，但其觀察社會的細微深入則又多少彌補了地區的局限。舊中國基本上屬於農業宗法社會範疇，轟轟烈烈的政治事件雖多，社會內部結構的演變卻非常滯緩。重大事件易入史書記載，漸進而又細微的演變則往往為人們所忽略，朱老日記的側重點恰好在於後者，這自然將引起讀者的濃厚興味。譬如湖北中小縣城的風土人情、禮俗習慣，私塾、書院、學堂的學生生活，科舉考試的繁瑣過程與夾帶舞弊，窮酸秀才如何到各地打「抽豐」，古董商人如何製作贗品，革命黨人在學堂如何秘密活動，縣書記官（相當於主任秘書）如何周旋於縣衙內外，禁煙委員如何巡閱各鄉虛應故事，以及南洋勸業會的空前盛況，武昌首義之夜的風聲鶴唳，鄂城中元、端午兩節的燈火、龍舟等等，無不歷歷如繪，帶有濃郁的鄉土氣息。

作者自幼讀書，成年後又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日記中這方面的記載相當豐富。例如，以準備科舉應試為宗旨的私塾教育，入塾有哪些禮節，對不同年齡、水平學生的教學如何組織，課程內容、進程序序與教學方法，學費的數額與繳納方式，以及塾師、學生的課餘生活等等，均有詳盡敘述。更為難得的是在武昌縣師範和兩湖總師範學堂期間的日記，在學習期限、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師資狀況、學生來源、課外活動諸方面，保存了許多具體的記述。這些對於研究清末廢科舉、興學堂的教育體制改革，特別是對於研究具有深遠影響的「癸卯學制」，無疑很有裨益。民國初年，作者曾在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鄂城寒溪中學、大冶中學、武昌三一中學、

漢陽晴川中學等校任教，日記內容雖然頗多重複且平淡之處，但也保留了許多有關早期中等教育的原始資料。我相信這方面的內容將會引起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

作者生長於清寒之家，成年後又常為家庭生計困窘所苦，因此日記比較注意銀錢數字的記錄，諸如銀錢比值、借債利率、薪俸工資、文章稿酬、書畫行情、車船票價、食宿費用，乃至年節和婚喪開銷，一筆一筆都寫得清清楚楚。這些數字誠然沒有企業賬目那麼重要，但多少也有助於瞭解鄂東地區各個時期的貨幣、工資、物價。特別是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說，以此作為普通醫生（朱老的父親是中醫）和教員家庭經濟的一個個案來分析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此外，細心的作者還詳細地記錄了火車、輪船、木船、轎子、獨輪車的行程、速度，也記錄了縣與縣之間的郵路和傳遞方式，這些內容對於瞭解近代中國內地交通狀況的變化，應該也是有參考價值的。

細心人的日記，需要以同樣的細心來閱讀，才能充分發掘那些細微之處蘊含的社會意義。即以家庭和學校的照明明具而言，作者長期慣於清油燈柔和而又黯淡的光線，所以開始用煤油燈便覺得非常刺眼，熄滅時氣味又很難聞；及至到教會辦的三一中學教書時，則已經習慣於電燈的亮光了。這種個人生活習慣的變異，與舊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與外國石油的傾銷和近代市政建設的興起，都是密切相關聯的。人們思想意識的變遷，某些傳統思想的隱退，某些近代意識的萌發，也並非在任何時候都通過狂風暴雨的變革方式表現出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決定使用公元紀年和陽曆，作者對此持冷漠態度，仍然在日記上沿襲干支紀年和陰曆月日，所不同的無非是用公元和陽曆給以注釋而已。可是當中學生興高采烈地演戲慶祝新年元旦，並且理直氣壯地以演戲疲勞過甚為由要求添假一天時，作者這才意識到世事的變化，並且感慨說，千百年來清高的「士」，是羞於與「倡優」為伍的，可是現在的「士」卻以行「倡優」之事為樂了。當然，舊中國的社會進展是相當迂緩的，內

地的前進步伐更顯得蹣跚，日記中那些灰暗的色彩，感傷的情調，鬆弛的節拍，可說是一個古老民族落後的影子。

我對作者的直率感到由衷地敬佩。他整理自己五十多年的日記，分明是企盼『當道採集』、『代為印行』，卻努力保持當年日記的原來風貌。除了對自己的學業成績、書畫作品和在黃安（今紅安）的政績稍有自炫之意（這也是原始思想）以外，他並未打算把自己寫成思想多麼高超、功業多麼偉烈的英雄。恰恰相反，倒是如實地記錄下自己頭腦中那些落後思想以至『不潔之念』，譬如名教觀念、迷信思想、迷戀科舉、重男輕女、製作前人書法贗品、邀妓女陪同宴飲等等。當然，日記更多的內容是敘述個人和家庭的苦楚，如失業、負債、貧困交加、喪父失子等等，雖有自我憐憫的弱點，卻是舊中國知識分子悲慘境遇的真實記錄。不過日記的主要價值並不在這裏，它的好處是比較具體地敘述了作者和他的同輩人（如張肖鵠、劉菊坡等），如何經歷了科舉生涯轉入新式學堂，如何逐步改變傳統觀念接受『排滿』革命思想，又如何武昌首義以後從興奮轉入消沉並出現新的分化……或許可以說，日記粗略然而頗為生動地勾畫出辛亥前後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群像。這些內容將可豐富我們研究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問題的認識，而從真實性來說又要超過若干堂而皇之的所謂回憶錄。

年輕的讀者也不妨看看這部日記，即令不是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的同志，從中亦可吸取某些有益的東西。看看那一代青年走過的道路是多麼崎嶇坎坷，經歷的生活是多麼慘淡艱難，這樣才可以瞭然於他們何以那樣歡欣鼓舞地迎接全國的解放，何以歷盡磨難挫折而仍然那樣熱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從這個意義來說，朱老的日記又可以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輔助讀物。峙三先生是一位愛國的正直的知識分子，由於封建文化習染較深，為人過於謹小慎微而且受到家庭困難的拖累，在每個歷史轉折時期都未能躋入先進的行列。辛

亥革命前夜，剛接受『排滿』思想不久，突然嘔血不止，臥病在床，以致未能投身武昌首義。辛亥革命失敗以後，當友人董必武等繼續抗爭並尋求新的革命道路的時候，他仍然困於貧病，為一家老小衣食奔忙。直至解放以後，湖北省人民政府任命他擔任參事室參事兼文物整理保管委員會委員，生活和醫療有了可靠的保障，他才得以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充分發揮餘熱，勤奮地工作和學習。

朱峙三先生改變祖國貧窮落後面貌的善良的願望，只有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才逐步化為現實。他非常珍惜革命勝利的成果，並且真誠地想為社會主義建設增磚添瓦。關於這部卷帙浩繁的日記，他也想盡可能使之為社會所利用。他生前曾說：『倘蒙當道採集，認為予此記具有歷史意義，列為稗官野乘而代為印行，則朝章國故、民間文藝，或賴以知。歷史沿革、社會發展真相，於各學校授近代史者與社會文藝作家，無不小補也。』我想，日記的影印出版，正是尊重這樣一位愛國老人的遺願。

朱峙三先生小傳

胡香生撰文

朱峙三（一八八六一—一九六七），原名鼎元，幼名鍾權，後改名繼昌、峙三，字峙山。湖北省鄂城縣達明鄉人。一九〇四年補諸生。一九〇五年入一年制的武昌縣師範學習，一九〇六年考取兩湖總師範學堂。在兩湖總師範學堂學習期間，於課餘在《漢口中西報》等數家報館兼職，任訪事員、主筆。此時已具有明確的反清思想，積極參與傳遞革命信息、接交革命文件等活動，是學堂中革命工作主持者周鵬程等人的知心朋友與得力助手；曾以『共進會中的兩湖學生代表』之稱被李廉方載入《辛亥武昌首義記》。

武昌首義後，任湖北軍政府內務部書記官。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中華民國公報》創辦，任編輯員。一九一二年初奉派赴黃安縣任書記官並兼理司法。一九一三年秋，他因性格廉介、耿直，與新政府中的舊官僚格格不入，於是轉而投身於教育界，先任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員。一九一四年為照顧家事，改任鄂城縣寒溪中學教員。一九一七年任大冶中學教員。一九一九年在武昌三一中學任教。一九二〇年復任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員。一九二六年以前還擔任過江漢中學等校的教員。

一九二六年任沙市徵收局長，並與張國恩、董必武多有聯繫。一九二七年閒居。一九二八年在湖北省民政

廳工作，直到一九二九年年中，出任蒲圻縣縣長一年。一九三〇年又曾一度在武昌文華中學任教。一九三一年任湖北省財政廳秘書。一九三二年任湖北省水利局密查員，同年九月改任民政廳幫辦秘書。一九三三年出任黃岡縣縣長。一九三五年改任湖北監理捐稅委員會幹事兼省政府公民訓練委員。一九三七年改任湖北省財政廳整理田賦委員。一九三八年隨省政府遷往恩施後，任湖北監理捐稅委員會調查組長。一九四〇年改任湖北省政府視察。一九四二年改任省政府參議，同年暑期受聘為湖北省立教育學院（後改為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國文專任教授，直到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六年冬，又被聘為湖北省立臨時大學先修班國文專任教授。一九四七年夏末，改任漢口法政學院教授。一九四八年冬，任湖北先賢遺著編纂處編纂。一九四九年四月，武漢疏散人口，遂遷居鄂城縣胡林鄉。

一九五〇年應邀在湖北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員會任委員。同年八月調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仍兼省文保會委員。此外，他還擅長書畫與演奏古琴，是中國音樂家協會武漢分會的首批會員。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病故於武昌，終年八十一歲。

注：胡香生是朱峙三先生的兒子。

總目録

第一冊

影印《朱峙三日記》序	一
朱峙三先生小傳	一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癸巳日記	
正月	九
二月	一四
三月	二〇
四月	二三
五月	二五
六月	二七
七月	二九
八月	三一
九月	三三
十月	三七
十一月	三九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日記

十二月	四一
正月	五三
二月	五五
三月	五七
四月	五九
五月	六一
六月	六三
七月	六五
八月	六七
九月	六九
十月	七一
十一月	七三
十二月	七五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日記	
正月	七七
二月	七九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丙申日記

三月	八一
四月	八三
五月	八五
閏五月	八七
六月	八九
七月	九一
八月	九三
九月	九五
十月	九七
十一月	九九
十二月	一〇一
正月	一〇三
二月	一〇五
三月	一〇七
四月	一〇九
五月	一一一
六月	一一三
七月	一一五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丁酉日記

八月	一一七
九月	一一九
十月	一二一
十一月	一二三
十二月	一二五
正月	一三五
二月	一三七
三月	一三九
四月	一四一
五月	一四三
六月	一四五
七月	一四七
八月	一四九
九月	一五一
十月	一五三
十一月	一五五
十二月	一五七